

周山 姬水 著

狐狸梦

● 乱世枭雄 李士群外传



● 周山 姬水 著

狐狸梦

● 乱世枭雄李士群外传

北方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冬至 勇翔

封面设计：李欣

狐狸梦

Huli meng

周山 姬水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17 4/16·插页2·字数840,00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4,188

ISBN 7-5317-0131-6/1·132 定价：5.00元

内 容 介 绍

抗战时期的上海极司非而路76号，是一座令老上海谈虎色变的杀人魔窟，汪精卫政权特工部机关。本书主人公李士群是这座魔窟的头子。

李士群本是个潇洒书生，意气风发，情愫绵长，并且素蓄良志，胸怀奇谋。但是在民族危亡之际，他终于显露出巨奸心肠，仰日寇的鼻息，借帮会的势力，倾轧同僚，作对“军统”，镇压抗日呼声，演成中国现代史上血腥一幕。《狐狸梦》披露了他鲜为人知的一生和汪伪特工部“76号”内幕。

目 录

第 一 回	弃明投暗 李代桃僵	窈窕女心惊 马区长血溅杏花楼	 4
第 二 回	舍身救夫 巧投香饵	叶吉卿重贿徐恩曾 关小姐轻取李站长	 26
第 三 回	孤注一掷 沆瀣一气	借东风甘冒大不韪 送秋波故示联络图	 48
第 四 回	重逢故旧 初会日酋	李老板劝降丁先生 重光堂密谋特工战	 78
第 五 回	后台受惊 青帮援手	李士群巧布八卦阵 季云卿举荐吴四宝	 103
第 六 回	首战告捷 积虑成疾	笑面虎计收双枪管 蟹壳脸病卧新亚府	 123
第 七 回	主仆同谋 双奸协力	藏娇屋便成恶魔窟 优待室迫降王天木	 146
第 八 回	不请自来 做贼心虚	万队长倒戈黄浦滩 汪巨奸心惊吴淞口	 175

第 九 回	借梯上天 租界突围	丁默村喜封发起人 唐惠民血战巡捕房	201
第 十 回	歃血同盟 群奸聚会	二掌柜伙结十兄弟 汪精卫初演登台戏	230
第十一回	助纣为虐 沪西称霸	季先生血染阶前石 吴队长强占红舞女	257
第十二回	闹市喋血 把柄在握	林之江援救白相嫂 笑面虎怒押唐老三	284
第十三回	一意孤行 双双毙命	丁小鬼险作风流鬼 伪处长饮弹夜总会	311
第十四回	同室操戈 父子联袂	卫队长火并大秘书 熊剑东离间特工部	339
第十五回	监兄重诺 谏语惊人	笑面虎笑纳警政部 伪市长临死吐真言	367
第十六回	腥风阵阵 恶语声声	特工部血洗黄浦滩 熊剑东吐露复仇心	384
第十七回	清乡独揽 死里求生	秘书长一统江苏省 陈区长偷安高洋房	422
第十八回	落井下石 喜出望外	吴四宝暴毙姑苏城 万里浪活捉党皇帝	452
第十九回	野心勃勃 彻夜娓娓	秘书长创办伪政校 伪省长大作狐狸梦	482
第二十回	握手言和 频声呼恨	百老汇枭雄中毒计 野狐狸命归黄泉路	513

引 子

一九三八年秋。香港。

一条即将开往上海的日本邮轮，鸣着汽笛，冒着黑烟。因为轮机的发动而颤颤抖抖着的船身，如一头拴在木桩上的牯牛暴躁不安。

码头上，神情焦急的日本船长不时抬手看表。

一辆标着日本领事馆字样的奶黄色轿车急急驶近码头，离船长不远处戛然而止。从车内钻出一男一女。男的三十岁左右，中等身材，皮肤白皙，温文尔雅，穿一身飘动不已的丝绸衣裤，透着几分洒脱之气。女的大约二十多岁，正如旧小说里讲的那样，身材不高不矮，小口似樱桃，目如点漆，眉似卧蚕，生成了东方女性特有的好模样，惟有那腰肢明显地臃肿，并不象柳枝般的细弱与轻柔。

微笑驱走了焦躁。船长用日语向着这对男女招呼：

“关小姐，李先生，欢迎你们的光临。”

男子听毕年轻女子的翻译，满脸堆着笑，向船长深深地弯下了腰：

“劳驾船长先生久等，实在不好意思。”

“别客气，两位请上船吧。”

他搀扶着她，向着那高高的便桥走去。刚刚抬腿跨上便桥的一瞬间，他的身子微微地抖了一下，抬起的腿又随即放了下来。

这一细微的动作，被相搀相扶的她所感知。她轻轻地抚弄着他的手，低眉垂眼地轻言道：

“先生，上去吧。”

一声长叹。他终于又抬起了那条沉重如铅的腿，向着便桥彼端正喘着粗气的船走去。

就在便桥刚被移走，缆绳刚刚解脱，邮轮正搅动着一片浊水缓缓离开码头的时候，又一辆轿车风驰而至。车身尚未停稳，就从车内冲出一位干瘪瘦小，长着一张蟹壳型脸的中年汉子。他那双闪闪发光、象蛇眼一般的眸子，向着站在邮轮舷边的旅客们滴溜溜地乱转，终于认出了正倚在船舷上亲昵地与年轻女子谈着话的那个男子，立刻大喊一声：

“士群——”

真不可貌相，如此干瘦的人，竟能发出超乎常人的响亮声音，顿时吸引了许多旅客的注意。

刚刚上船的那位男子叫李士群。他闻声一怔，连忙别转身来，朝下一望，也顿时激动起来：

“丁先生！”

“士群，快下来，我有重要的话跟你说！”蟹壳脸十分猴急。

李士群苦笑着摇头：

“来不及啦——”

蟹壳脸仍不死心：

“士群，快下来，去不得呀！”

然而，船离开码头越来越远了。

李士群两手抱拳，遥遥地向蟹壳脸告别：

“丁先生，上海见——”

蟹壳脸跺着脚。他叫丁默村。

在历史的重要关头，人与鬼之间的距离往往只有一步之差。现在，随着邮轮的启程，李士群也从此告别了“人”，开始“鬼”的生涯……

而还在香港码头上顿足长叹的丁默村，也将步李士群的后尘，一道去扮演那乱世的魔鬼，去做那贩卖民族的历史罪人！

第一回 弃明投暗 窈窕女心惊刑讯室 李代桃僵 马区长血溅杏花楼

李士群出生于浙江遂昌县的一个山青水秀的小镇上。李家原本也是沃土连陌的中型地主，从李士群祖父开始，屡遭天灾人祸，开始走着下坡路。八岁时，年轻的父亲又撇下李士群母子三人，两腿一伸去了阴曹地府。不满三十岁的寡母，奋力独撑着日渐破败的家门，含辛茹苦地承担起养儿育女的重任。十二岁那年，他肩扛铺盖，进了杭州城里颇负盛名的崇文中学。二十岁那年，只身前往上海，考入洪帮“袍哥”徐朗西任校长的新华艺术专科学校。

在第一次寒假回家的火车上，他与一位娇小玲珑的姑娘紧挨着坐着。

姑娘虽然娇小，却举止大方，谈吐不俗。她很快便向这位英气勃勃而又腼腆的小伙子发动了进攻。

原来，这位姑娘姓叶，名吉卿，也是遂昌人。两家相距只有十几里的路程。她长李士群两岁，现在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二年级生。

听说是叶家，李士群可呆住了。在遂昌县，叶家是排得上号的大户人家。他更想不到叶家会有这么一个才气横溢的金小姐。这位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一个学期只有十来块大洋作零花钱的小伙子，在这样一位才貌出众的富家女面前，不由得自惭形秽，面红耳赤。

可是，姑娘的大方举止以及奔放的热情，很快缩短了双方之间的距离。随着交谈的深入，姑娘也发现，小伙子有着高人一筹的天资；内心世界之丰富，也殊非同龄人可比。带几分腼腆的温文尔雅，更博得了姑娘的欢心。

姑娘与小伙子的激情，驱走了旅途中的寂寞。临下火车时，小伙子惴惴不安地将刚刚完成的一帧素描像递给姑娘：“刚刚学画，请多包涵。”

画上的美人，显然比现实中的姑娘更玲珑剔透，更妩媚动人。

“嘻嘻，我那有这样好看。”他过分美化了自己，她既欢喜又不好意思。

“我不过画出了你的三分神韵。”他年纪虽轻，却很会奉承人。

过火的恭维姑娘，一下子赢得了姑娘的好感。

好感，是情爱的基础。从此，他俩在远离家乡的上海滩上再也无思乡之苦了。他们经常双双出现在南京路上，出现在礼查饭店、卡尔登电影院……。叶吉卿不仅供给李士群学校里的学习以及食宿等项费用，而且慷慨地带着他跨进以前他想去而不能去的一些娱乐场所，享受着现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李士群被叶吉卿带进了另一个生活层次。他感激她的情意，感激她毫不保留地给予他的爱。

二十年代，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的时代。列强逞凶，军阀割据，把一个好端端的文明古国搅得破败不堪。反帝反封建的时代思潮，风起云涌的上海工潮，激荡着千千万万男女青年，也激荡着热恋中的李士群、叶吉卿。他俩以青年知识分子所特有的热情和饱满旺盛的精力，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两人在这动荡的年代里缔结了良缘，又一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背信弃义的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进入低潮。二十初度的李士群被共产党组织派往苏联接受“特工”训练。两年后，他又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以保卫中央机关和处置革命叛徒为主要责任的“特科”，从事秘密而又特殊的工作。

与此同时，国民党出于反共反人民的需要，也在积极发展着特工组织。早在一九二六年，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正、副部长的蒋介石、陈果夫，便在组织部内设立“党务调查科”，由陈果夫之弟陈立夫任科长，专门收集共产党活动的情报。一九三〇年，陈立夫因为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将调查科科长一职让亲信徐恩曾继任，而调查科也由情报活动转向特工行动。在蒋介石的批准下，黄埔军校、中央党务学校的毕业生，被几经挑选，大批地充实特工队伍；并在各省、市党部设立特务室，在各重要地区如上海等地，设立“工作区”。到了一九三二年，陈果夫兄弟俩乘着国民党军“总司令部”改组为“军事委员会”的机会，在“军事委员会”之下成立了一个以军方贺耀组为局长、党方陈立夫为副局长的“调查

统计局”，原来的“调查科”科长徐恩曾，担任了这个局的第一处处长。第二处处长是戴笠，第三处处长则是一个叫丁默村的革命叛徒。他们以特殊的方式，侦查、破坏地下革命组织，逮捕、刑讯革命志士，与共产党的“特科”展开了激烈的较量。

李士群的热情是高的，能量是大的，可惜的是经验还不足，不善于隐蔽自己，因而在短短的三、四年时间里，屡遭国民党特务、租界巡捕的拘留关押。国民党特务的浸水皮鞭、蹙脚电椅，还有胡辣水、老虎凳，种种酷刑，他都一而再、再而三地领教饱尝过。但尽管死去活来，他从没有吐过一句口供。

妻子对丈夫这种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很钦佩。李士群苦笑道：“吉卿，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呀。”

妻子不解其意。李士群道：“敌人的拷打，是为了打开一个缺口，破坏整个组织，抓更多的人。因此，不吐实情，敌人对我就无可奈何。他们既千方百计抓到了我，当然不会让我就此白白死去。与其把我关在黑牢里吃闲饭，倒不如把我放出去作鱼饵，或许还能在悄悄跟踪中发现一些有用的线索。”

叶吉卿闻言，深以为然。

每被拘捕一次，每饱尝一番国民党特务的酷刑，李士群的内心深处就增加一重对国民党特务的仇恨。同时，也在他那高涨的革命热情上泼下一盆冰凉的冷水。

他终于忍受不住国民党特务的刑讯了。他对于给他带来一次又一次苦难的共产主义事业失去了热情与信念。

最后一次被国民党特务抓住，是在一个炎热的夏季。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爱妻叶吉卿。

这时期，徐恩曾因为得着了“调查统计局第一处”的名义和经费，便在南京设置了“特工总部”，统辖各地区、室的特工行动，李士群夫妇就是被新建的“特工总部”上海区行动队抓获的。

阴湿而又闷热的地下刑讯室里，几个肌肉发达的彪形大汉，只穿着一条短裤，两手叉腰，满脸杀气。主持审讯的特务头目叫张逸之，相貌虽然文质彬彬，两只眼睛却总是贪婪地盯着身穿半透明夏服的叶吉卿。

从未经历过这种阵势的叶吉卿，不免怯场。她象一只受惊的小羊羔，颤抖着身子，紧紧地依靠着丈夫。

张逸之的眼光，终于转向李士群：“李先生，我们又见面了。你还是想用老办法对付我们吗？”

对于张逸之的嘴脸，李士群不屑一顾；对于张逸之的发问，他也不置一词。

张逸之只得又转向叶吉卿：“漂亮的叶小姐，请你把组织里的名单、联系人的地址都告诉我，好吗？”

叶吉卿想起了丈夫说过的话，便摇了摇头，尽量镇静地笑道：“先生，我是一个家庭妇女，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呢？”

张逸之哼了一声，又转向李士群，阴森森地说：“姓李的，你又想故伎重演吗？我们这次却想玩玩新的了！”

说罢，便向站在门口的两名打手作了一个手势。打手当即将拖进一张闪闪发亮、啪啪作响的大型白铁皮，扔在刑讯室

中间的地上。随后又将一只可以通电的铁夹子夹在铁皮上。

与此同时，另几名打手早已将李士群夫妇分拆开。两名打手用浸过水的细麻绳，一头将叶吉卿的两只大拇指紧紧地扎在一起，另一头拴在白铁皮正中的屋顶上。

这确实是李士群所未曾见过的。

张逸之看看一切就绪，便不阴不阳地向叶吉卿言道：“听说叶小姐能歌善舞，可是我张某人从未领教过。今天是个好机会，就请你痛痛快快地表演一个‘白皮美人裸体舞’吧。叶小姐，可肯赏光？”

叶吉卿闻言，又恼又羞。两只揪住她薄衫领的罪恶之手，只要稍一用力，她便将一丝不挂地暴露在众人面前。她吓坏了，面如土色，泪水盈眶，向丈夫投去求援的目光。

李士群的眼里喷射着火。当他看见妻子也一起被押进刑讯室时，便已经意识到今天的磨难不同往常，但万万料不到张逸之这个阴狠的家伙会想出如此毒招。不难想象，裸露的妻子在这块通了电的白铁皮上会出现怎样的情景。妻子那双求援的目光，顿时使他想起了中国的两句名言：“好汉不吃眼前亏”，“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就在打手即将撕裂叶吉卿衣衫的一刹那，李士群发出了一声怒吼：“住手！”

张逸之不无惋惜地摆了摆手。打手退了下去。

“李先生有何见教？”

“喊你们的头头来，我有话说。”

“我就是这儿的头头，说吧！”张逸之因为李士群瞧不起他而大为恼火。

李士群十分固执。

头头终于来到了刑讯室。一胖一瘦，两个人。胖的叫马绍武，“特工总部”上海工作区副区长，因为满脸都是麻子，人称“马大麻”。他分工搞“行动”，手辣心狠，李士群屡次吃过他的亏。瘦的叫丁默村，湖南人，比李士群稍长几岁，早年参加过共产党，并在中央机关工作，与李士群有一面之交。大革命失败时，投靠国民党。他出卖组织，以同志的鲜血，换取了CC系头领陈氏两兄弟的信任，如今已是国民党特务圈子里的“高干”。

一进刑讯室，丁默村便故作惊呼：“哎呀，这不是士群吗？快把叶小姐放开，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的故旧朋友！”

丁默村的故作姿态，李士群十分了然。

在马绍武那间舒适的办公室里，丁默村现身说法，劝导李氏夫妇“弃暗投明”。李士群直言道：“丁先生，我的脾气你是了解的。要我们夫妇离开共产党，为国民党做事，我们同意。但有两个条件，一是不出卖朋友，不提供关于共产党组织的任何线索。你也知道，共产党特科的打狗团，对于他们组织内出现的出卖组织、朋友的叛徒，是必欲置之死地才肯罢手的。我一旦被他们处置，还有什么弃暗投明可言呢？二是转向之后，只做文化工作，不做‘行动’。先生倘能理解我这两点要求，自当感激不尽。”

丁默村一听事有转机，便高兴地说道：“士群，我知道你的才干，吴醒亚先生、徐恩曾先生他们也经常提起你，希望你能弃暗投明。今天有了你这句话，别的事情我都可以在吴先生、徐先生面前替你解释，放心好了。”

“李先生，你们过来，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以前的事情，各为其主，务必不要放在心上。”马绍武在一旁打招呼道。

“马区长放心，李某的胸襟，还不至这么狭。初来乍到，今后还有不少地方要请马区长多多关照呢。”李士群做功十足地笑道。

当天晚上，在丁默村的寓所里，一群特务为李士群夫妇双双投奔频频举杯。张逸之也化干戈为玉帛，与李氏夫妇握手言欢。李士群将仇恨深藏心底，不露半点声色，笑容可掬地应付着。

酒足饭饱后，丁默村将李士群请进了他的小书房。

“士群，你提出搞文不搞武的要求，我太欢迎了。中央最近准备在上海成立一个名为‘干社’的秘密组织，上面由陈立夫先生挂帅，吴醒亚、潘公展两位先生当正、副社长，我当干事长。我想请你协助我工作，当情报组的主任。怎么样？”丁默村一副推心置腹的样子，向李士群和盘托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秘密。

李士群料不到丁默村竟会如此坦率相待，不由得动容道：“丁先生，我初来乍到，如何敢当此主任之职呢？”

“我们是老相识，各人的胆量、才干都清楚。就这样定了吧。”丁默村不容分说，爽爽气气地结论道。

“情报组作哪些工作？”

“搜集、分析、汇编有关共产党与其他反蒋社团在沪、宁、杭地区的活动情况。”丁默村停顿了一下，又道，“中国有句古话：‘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都是从共产党那边过来的人，他们那一套了如指掌，你一定能胜任此项工作的。”